



新婚姻时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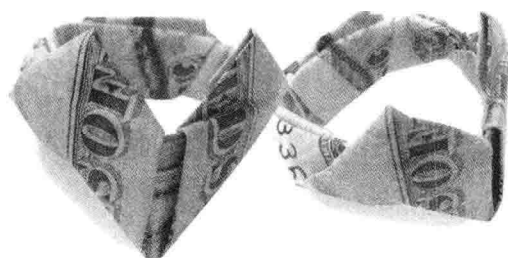
The
new marriage
age

那 森◇著

若没有爱的免疫功能，即使执着也是罪过
别忙着跟现实较劲，对命运叫嚣，徒增怨怼了
超现实的故事演绎，冷静地细细推敲爱情的迷惘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新婚姻时代

那 森◇著

The
new marriage
age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婚姻时代 / 那森著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 9

ISBN 978-7-5104-4635-1

I. ①新… II. ①那… III. ①都市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19424号

新婚姻时代

作 者: 那 森

责任编辑: 张铁成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<http://www.nwp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200千字 印张: 16.25

版 次: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4635-1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

目 录

引 子 /001

第一章 刻骨铭心的，是恨吗 /005

- (一) 发誓不再见 /005
- (二) 那年她为爱逃走 /010
- (三) 可曾指望等他回头 /012
- (四) 爱在陌生城市搁浅 /017
- (五) 谁是植物谁又是阳光 /020
- (六) 零智商体的恋爱 /023
- (七) 爱情或是陷阱 /027
- (八) 情到浓时却转薄 /031

第二章 日子究竟有何用 /035

- (九) 哪一刻开始的勉强 /035
- (十) 因爱成恨的样子 /038
- (十一) 怨妇营的悲催鬼 /041
- (十二) 可否请你看看那一双泪眼 /046
- (十三) 分手是最后的消息 /051



(十四) 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 /055

(十五) 转身一瞬即萧条一生 /060

(十六) 我们说要去的地方我已去过 /065

第三章 寻找遗失的美丽心情 /068

(十七) 错的时间，对的人 /068

(十八) 启封无期的嫁衣 /071

(十九) 婚礼不需要爱情捧场 /075

(二十) 手放开，谁来解我心结 /078

(二十一) 失去安全感的女人 /081

(二十二) 诱人的把戏 /086

(二十三) “见习”情人 /091

(二十四) 情有多动人，亦有多伤人 /094

第四章 感情要不要名分 /101

(二十五) 罪恶感和归属感 /101

(二十六) 有没有人拿来白头到老 /110



- (二十七) 寂寞要耐，繁华要守 /115
- (二十八) 爱在恨的哪一面 /120
- (二十九) 谁是完美的傻瓜 /129
- (三十) 何必在意那一点温存 /134
- (三十一) 敢不敢为爱痴狂 /138
- (三十二) 不曾苟且 /147
- (三十三) 仍在伤口中幽居 /152
- (三十四) 纯洁的天地，肮脏的灵魂 /157

第五章 奢侈明亮的青春 /161

- (三十五) 抛开一切，再决定要不要爱 /161
- (三十六) 爱的面前，你如此软弱 /170
- (三十七) 情太重，怎么弹指而过 /174
- (三十八) 命运会不会转弯 /179
- (三十九) 复杂面前，如何优雅 /183
- (四十) 今生，只要你给的在乎 /188
- (四十一) 辗转而看透 /192
- (四十二) 落入窠臼 /195

第六章 爱的疑难杂症 /204

(四十三) 殊途“何”归 /204

(四十四) 载不动太多悲哀 /212

(四十五) 沪上“偷情酒店” /216

(四十六) 认真的喜欢，能留住谁 /221

(四十七) 十渡美景一渡离情 /225

(四十八) 爱到迷离却步 /229

(四十九) 徒有虚表的痴情 /233

(五十) 屡败屡恋的勇士吗 /237

尾声 漂流在人海，被别人取代 /248

引 子

“等吧”来客

北京国贸桥西南，大厦嶙峋的间隙，有一间清新雅致的书吧。

若从不远处经过这里，目光很容易便会被橱窗外繁茂丛生的草本花卉吸引，它们纤弱却又明媚宜人的各色花朵从深褐色的木制门楣到窗缘，肆无忌惮地自由舒展、跳跃，显得格外烂漫、自在。

再朝门框上方仔细瞧，才能看到在花草的簇拥之下，刻有“等吧”二字的木制店牌。

没错，是“等吧”。

如果是这儿的常客便会知晓，这间书吧以其清新雅致的橱窗布置而扬名，不仅因为漂亮，还因其有种神奇的魔力——每天来到“等吧”的门口，只要稍稍观察一下橱窗外那些草本花卉的色调和精神气质，就能判断女主人当天的心情。

这会儿，女店主正坐在一株“滴水观音”映隐之下的木制吧台后面，默默地颌首读书，脸上的神情认真而时有波澜。

一位系着黑色围裙并身着全身黑制服、面目清秀的年轻小伙子，手里拿着托盘面带腴笑，从各种观赏植物和琳琅满目的书架中间走过来，“果姐？嘿，你看，那人又来了！”

乍一看小伙子凑上前去的神情就知道，他和这位女店主绝不是那种疏淡的雇佣关系。他说话时既小心谨慎怕打扰她，却又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来表现殷勤的样子，显得有点轻浮、可笑。

“嗯，我知道。一会儿我去跟他摊牌。”

女店主稍稍抬起头，目光越过手中的书，朝店内的某个角落扫了一眼，然后，漠然地向小伙子交代了两句。

此时，角落里的那位衣着整洁的中年男人恰巧在火急火燎地朝这头张望，似乎是被某种显而易见的身份所羁绊，他还不能毫无顾忌地凑上前，跟这位已然令他夜不能寐的女人搭讪。不过，凭他是谁，却也没管得住自己的双腿。

很明显，他不是来这里读书的，更不是来喝咖啡、打发时光的。

这应该是在那一次商务沙龙上认识她之后，第三次莫名其妙地主动找上门。可上两次她也只是跟他随便聊了几句，根本无视他对女人的这种“特殊优待”。这一次，他好像又是踌躇满志地踏进门，准备一举攻下阵地。

他是某知名房地产公司的副总，而她只是一个小书吧的女主人，或许在外人看来，没有什么理由让他对她的倾心爱慕无果而终。

大约一分钟过后，女店主黎果终于放下手里的书，云淡风轻地站起身，向那位急不可耐的中年男人走去。

“方总，您怎么又有空来光顾啊？”

她的笑容看似温煦随和，却又内蓄决绝。

“哦，我办了点事回来正好经过这里，进来坐一会儿。嘿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我？还好啊，呵呵。”她站在方总的对面，并未落座，边说边朝门口的方向瞟了瞟，心绪掩饰不住地有点惶惑不安。

“要不要坐下聊会儿？”方总试探性地征询对方的垂顾。

“不了……我还得招呼客人。”

就在黎果有意环顾店内，在为拒绝方总找托词的时候，她瞅见了一位最合适不过的大救星——余成，店里的常客，一个刚开始上位的新锐作家，平时闲下来还可以聊人生的朋友。

黎果就势朝余成招了下手，脸上露出夸张的笑容，随即转身向他的方向而去。很显然，她用这种勉强可以为彼此保留情面的方式，拒绝了方总。

黎果走到余成的座位旁，没客套便坐在了对面。她表情诡异地向他挤眉弄眼一番，然后才悄声说道：“没打扰你吧？我先坐一会儿，等那人走了再说哈。”

“当然没有，我求之不得啊！哈哈。”

余成应声将手边的书推到一侧，似是而非地跟黎果开起玩笑。

他半年前出版的新书就曾在她的书吧进行过签售和读书会活动，而她也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极少能遇到的魅力女性之一。

在余成的内心深处，虽还谈不上有专门以黎果为原型，创作出一部撼动灵魂的作品之冲动，可他也不得不承认，自从认识黎果后，他笔下的女性人物总是或多或少地出现她身上的某些特征。仿佛她就是一具天然的灵感提取机，浑身都散发着吸引创作者目光的特质。

最终，那位方总面子架不住，还是放弃了自己的荒唐念头，沮丧地出了门。

黎果见他刚出去，便急忙扭头看了看店内的钟表。

下午一点钟刚过。

她转回脸来，朝余成点了点头，正要起身，便被余成叫住，“怎么，你有心事？”

“啊？呵呵，没有啊……”

黎果故意堆起笑容，搪塞起来。

“看你心不在焉的样子，肯定有什么事吧？需要我帮忙你就说话，不用客气啊！”

“没事，嘿，我能有什么事呢！”

黎果说完便从这份多余的关怀面前逃开了。

就算是对朋友，她的私人世界也是如此孤绝的。你只有从她眼波流转的犹豫之处，或是从她偶尔浮上眉宇、眼角细纹间的落寞中，才能猜到那些不可探知的忧伤。

谁也不知道，她今天在等一个人，一个从大洋彼岸浪子回头的男人。

也正是因为这个男人，她的这间“等吧”在开张一年之后，才真正契合它本身名副其实的意义。

“等吧”是她在一年前，拿那个男人的钱开的。这一年里，她在橱窗外遇到了一个失业无靠的小伙子，从此他便成了对她忠心不二的店内服务生；她还结识了几位像余成一样兢兢业业铸造灵魂的新锐作家；她的身边也不乏像方总那样身名显赫的爱慕者。

可她自己知道自己是谁。在这之前，她曾经痴傻天真地爱过一个为功名而背信弃义的男人，又寂寥麻木地维持过一段荒唐的“无证婚姻”，还毫无廉耻地充

当了一次背叛者，转而成为一个为人所不齿的高官家庭第三者。

而今，所有的过往都不重要了。

她坐在自己的“等吧”里，等待命运的转折，抑或是等待一份执着的彻底幻灭。

熟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充满知性魅力的女人，可她却感觉自己与这个喧嚣又冷峻的大都显得那么格格不入。

或许，正因她内心有过无可比拟的刻骨铭心，所以才会变得对世人万物如此麻木不仁。

第一章 刻骨铭心的，是恨吗

再次相遇
我是否还能
紧紧地，抱着你

（一）发誓不再见

再次回到这座城市，一切都要让黎果心里感到无以言说的陌生。

五年了。

跟高远见面，是她曾经发誓再也不做的事，可她还是鬼使神差地第一时间坐上火车奔回来了。

他们两个在市中心这家商场一楼的小咖啡店里，面对面坐了两个多小时，什么实质内容都没说。这个商场比起黎果离开的时候，已经完全变样了，不知道重新装修过几次，从玻璃窗望出去的马路也拓宽了很多，新增的公交专用车道横亘在前，让她心里莫名地很不适应。

黎果用手指捏着汤匙，心猿意马地在咖啡杯里来回搅动，从头至尾也没有喝下一口。

面前的高远已经明显发福，说话也变得柔和、谦恭了很多。他的穿着变了一种风格，不再是原来的阳光休闲范儿，而是很考究的那种商务派。

他们没有互相打问“过得还好吧，个人问题怎么样”这类的话。似乎各有原因

地害怕回答对方，所以都心照不宣地略过了那些本想知道的。

直到高远不经意地抬腕看了一眼手表，黎果才顺势说：“我们走吧？我还有点事……”

“哦，那也好，你在这儿待几天？”

“不一定吧！走之前我会告诉你的。”

“好，希望还能再见面，这两天我有空再给你电话，可以吗？”

“嗯，行。”

他们一前一后地走出咖啡店，选择了最快速度能在对方视线内消失的方向离开。

其实，黎果转身走开后，很想回头看看，但她忍住了。过了没几分钟，她掏出手机，翻找另外一个人的电话号码，那个人是她和高远几年前经常在一起玩的朋友。

幸好，她还存着这个号码。

“喂？是老汤吧？”

“黎果？哎哟！你怎么打电话来了？好久不见了啊！”

“呵呵，是啊，我回石家庄来了。”

“是吗？啥时候到的？不走了吧？改天找你去！”

“待几天就走。”

“哎呀，还以为你回来不走了呢！是有事儿回来的？”

“嗯，有点事儿……”

寒暄的话都说尽，突然没话了。

她很想知道高远的近况，要不然也不会打这个电话。似乎老汤也猜出来黎果给他打电话的目的。这是朋友之间的默契，也是某种直觉的使然。

两人沉默片刻后，老汤直接问黎果：“给高远电话了吗？”

“嗯，我们见过面了……”

“哦？真的？”老汤有些意外，但马上又镇定下来，“也好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别太在意他了。”

“是他打电话给我的，问我是否可以帮忙介绍媒体。”

“这小子！想啥呢？找谁不行啊？偏偏找你帮忙，我看是有意的，没话说所以故意找理由吧，哈哈……”



老汤话里有话，说完大声笑起来。这让黎果有点小尴尬，她想掩饰，但又觉得没这个必要了，便支支吾吾地回应：“也许吧。”

“行了，你要明天不走，我约他出来，我们一起吃个饭。以前的事不提了，以后还是朋友最好了，你说呢？”

“再说吧，他的情况我也不了解，我们总见面不太好。”

“哪有那么多事儿啊！她老婆，就是张妍，唉，提她你肯定不高兴，她们也就那么回事，婚也结了，孩子也有了，高远也升官了，估计也没什么可计较的了。”

老汤把高远的情况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全部说出了口。黎果听进耳朵里，虽然提前有过心理准备，但还是觉得隐隐被戳疼了内心。

“哦，他果然达成所愿了？”黎果故作淡漠地反问了一句，心里顿时五味杂陈，很不是滋味。

当年，高远用背叛自己换来了今天的一切，而自己却还因为他一个简单的电话，傻乎乎地从另一个城市奔回来，她这又是何必呢？

见了面，也不过是不咸不淡地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，然后，各自小心翼翼地藏着心事，假装轻松地转身离开，这有意义吗？

黎果突然觉得心情糟糕透了，她随便跟老汤又客气了几句便挂掉了电话。

她心想，现在就回去吧，在这里逗留多一秒，就会让自己多愚蠢一秒。

于是，她站在路边，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。

司机问，去哪儿，您？她没再犹豫地说，火车站。

途中，黎果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
“喂？哪位？”

“是黎果吗？”

“是啊，你哪位？”

“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专门跑来勾引人家的老公！”

尖刻的话完全出乎所料地劈头盖脸扔过来，让黎果一时没反应过来。愣了两秒钟后，才顷刻感觉头皮发麻，浑身一震，胸口的火气也突突地窜起来。

“你谁啊？！”她压着怒气，冲对方大声地质问。

“你管我是谁呢？我就问你，怎么还没死呢？你不是早就说为了高远投海自杀

去了吗？现在没死又回来干什么？回来就回来呗，干吗还死皮赖脸地贴上来，你离了男人活不了是怎地……”

这女人连珠炮一样向她满嘴喷粪，话是越来越难听。这时，黎果才明白了，不用再问，她也听出来是谁了——张妍，高远的老婆，从她手里生生地把高远抢走的那个精明小女人，不可一世的官二代。

这回可真是冤家碰头，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！

“你把嘴给我放干净点！先搞清楚，别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好不好！”

“我问你是不是黎果？”

“是我，又怎样？你凭什么莫名其妙地打电话骂人啊？神经病啊你？”

“你以为你偷偷跟高远见面老娘不知道哇？他的手机我随时可以跟踪到，我亲眼看到你们一起从商场里走出来，你还敢不承认吗？你个贱货！天底下就高远一个男人啊？你怎么不去死呢？还回来干吗？”

“你闭嘴！先搞清楚好不好，是他约我见面的，你管不好自己男人，还跑出来咬人哪？疯了吧！都是捡我剩下的，你还当个宝啊？蠢货！”

黎果实在忍无可忍，被逼急了，破开嗓门跟对方对骂了起来，骂完便把手机挂掉了。

没想到，张妍还不停地打进来。黎果不想听她那些不堪入耳的话，也自觉自己跟不上对方的调调，只好愤愤地拒接好几次。

清静了十几分钟，又有电话进来，黎果刚想再次拒接，可一看，是老汤。

“老汤，怎么了？”

“黎果，你跟高远见面的事儿，那娘们儿知道了！”

“嗯，我知道，她刚才打电话给我了。”

黎果预感到这个女人又出了什么幺蛾子，所以强压着恼火，想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“唉，这娘们儿也不知道哪门子邪性，她刚才给我电话，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骂了一通，说又是我跟你们牵的线儿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！”

“她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高远是怎么回事啊？她干吗给你打电话，凭什么骂你啊？”

“唉，你不知道，从高远跟你分手后，我老婆一直就不正眼看他们，这女人总



觉得我们向着你，还有意撮合你跟高远似的。”

“这关你们什么事儿啊！别理她了，自当是疯狗算了！”

“呵呵，我倒没什么，就是你，别惹他们了，没法弄，唉！”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

接完电话，黎果越想越窝火，脑子都快要爆炸了。

出租车到了火车站，黎果先去买了最早能离开车票，然后独自坐在人流密集的候车室生闷气。越想越忍不下去，索性不去考虑那么多，便找了个最合适的泄愤出口。

“高远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你是男人吗？”

“……怎么了？”

“你要还是个男人就管好你的女人，别让她跟个疯狗一样到处乱咬，好吗？”

“到底咋了？”

“咋了？你自己去问她吧！”

说完，黎果直接关掉了手机。愤懑还未消散，眼泪却滴了下来。

从这一刻起，黎果才真正意识到，她、高远以及张妍，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恩怨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她离开以后的几年时间里，高远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，跟张妍安安稳稳地过起了日子。从张妍的过激行为里，黎果隐约感觉到了某种不安定的因素，或许，他们两个人的生活并不平静。

而对黎果来说，高远的背叛，自己的出走，多年后的重逢，似乎是命运事先安排好的。高远这个男人在她的生命中始终没有消失过，五年了，他们却又见面了。

这绝不是简简单单一场恋爱结束后，再次互相问候那么简单。他们之间究竟还会有多少事发生，黎果自己也搞不清楚，但有一点她凭直觉都能肯定，这个男人要再次走进她的生活，好多未知的事才刚刚开始。

失忆才能解脱吗？
她没能忘却

所以只能选择离开

(二) 那年她为爱逃走

火车上。

黎果把自己换到靠窗的位子，紧依着车窗，手里漫不经心地捧着一本书，似乎是有有意要屏蔽周围的交谈和搭讪。

邻座的人仍然锲而不舍，分外主动热情。黎果惨淡地回应了一笑，把手机上的耳麦掏出来，塞住了双耳，低头佯装翻书。

手机里播放的是她反复听过很多遍的韩剧《浪漫满屋》的主题曲“命运”、插曲“think I love you”以及“晚来的爱情”。

音乐让黎果的心跳平稳了许多。翻开的书停留在某一页，一直未动——她看不下去。脑子里回想起很多往事，不分时间，不分先后，同时浮游而上，烦乱、无力。

此时此刻，她甘于孤单，甚至希望周围的一切都消失。人，车厢、外面的风景，她一概不想关心。就这样一个人，坐在悲伤的火车上，逃往没有爱和伤害的城市。

每次都是如此！

她很急切地只想立刻离开，像溃败的士兵，毫无勇气再停留到下一秒钟。

五年前，火车上。

黎果略显苍白的脸上，隐约还留存两行吹干了的泪痕。她一直面朝窗外，避免看到周围诧异的目光。

她再也知道，该如何面对高远的背叛。她疯狂又愚蠢地跟所有认识的人，都哭诉了一遍这个事实，无论怎样迫于表达，激愤不甘，还是无能为力了。

高远再没有回家来，也不再接听她的电话。那个女人也不再天天打电话来骚扰她了，冷冰冰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她无路可走，只有离开。

有谁说过，爱情的伤只有交给空间和时间来解决？

黎果想忘记这突如其来、已将她吞噬的痛。她不假思索地低价转卖了她和高远装修不久的婚房。事情很顺利，不到一周的时间，黎果便拿到了比原价低了近5万的房款，房子的过户手续也由中介公司的人帮忙全部搞定。

走前的准备工作，她做得异常迅疾，效率极高。和决心相比，任何繁杂的事情都不算什么。对于这种状态下的她来说，没有什么比尽早结束更重要。